

聚焦

海南作家选编民歌经典,推出《海南民歌精选系列》丛书
质朴民歌的一次文学呈现



《海南民歌精选系列》丛书

■ 本报记者 于伟慧

郭沫若先生曾说:儋州山歌不亚于唐诗。

田汉到临高考察,听了哩哩美渔歌之后,即兴题诗赞美:“椰子林边几曲歌,文澜江水袅新波。此间亦有刘三妹,唱得临高生产多。”

海南民歌,浩如烟海,韵味悠长。在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之际,海南省作协组织作家选编,由南方出版社出版,推出《海南民歌精选系列》丛书:《黎族民歌经典选本》《崖州民歌经典选本》《儋州山歌与调声经典选本》《临高哩哩美渔歌经典选本》,为海南民歌进行了进一步整理,也为今后的传承做出了系统的文字记载。前不久,在该系列丛书首发式上,海南日报记者分别采访了四本丛书的主要编者,编者连同热爱传唱它们的歌者,成就了海南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的根系和血脉,歌唱着美丽的海南岛。

孔见:质朴的语言释放民族深情

《崖州民歌经典选本》的编者为海南省作家协会主席孔见,该选本内容含短句精编、情歌对唱、抒情歌、叙事歌、歌谣与谚语、附录五个部分。

孔见是土生土长的海南人,从小听着崖州民歌长大,对崖州民歌有着

深厚的情感与理解,本次担任《崖州民歌经典选本》的编者,也是圆了他多年对崖州民歌传唱与传承的一个梦想。

孔见说,崖州民歌是海南汉族民歌的古老民歌,流行于三亚、乐东黄流

及古崖州属地,是以汉族客家方言咏唱、格律异常严谨且自成一脉、蔚起于古崖州“西六里”乡间并向四周传播的一种汉语民谣。没有任何花哨的修饰,民歌歌手将热情的曲调注入吟唱中,把对生活的热爱用质朴的语言淋

漓畅快地一一释放。

2006年5月,崖州民歌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孔见说,多年来,看着崖州民歌从老一代的传唱,到渐渐地衰微,到如今再渐渐地被传承者重拾,十分欣慰。

亚根:黎歌的山野秀气透着独特韵味

《黎族民歌经典选本》的编者是作家亚根。该选本选编了哈方言歌谣、杞方言歌谣、赛方言歌谣、美孚方言民歌、润方言民歌等黎族五大方言民歌。该书由亚根实际性地深入黎族

五大方言区民间挖掘、采集并以汉语普通话的形式整理而成。亚根说,这些歌谣只是黎族歌谣文化长河中的一部分,它们出自黎族人民最古老的内在情感和心灵原音,从中能看到黎

族先辈在血与火、泪与汗之中的艰辛跋涉,在悲欢离合之下的生死歌哭,更能发现黎族的那种独特的人生形态——男性剽悍勇猛的如刀如戟的性情,女性婀娜艳丽的美如修竹的真

善。它们穿越了无数平凡与不平凡的岁月,伴随着人们一如既往的喜怒哀乐,汇成了无法替代的神韵与意味俱足的山野秀气和文明生态,温暖人们的心灵和味觉。

李焕才:即兴山歌蕴哲理

《儋州山歌与调声经典选本》分为上下卷,上卷为儋州山歌(物事、捉对、趣味、哲理、情歌、唱和、驳理、故事、教化、无理、儿歌与童谣);下卷为儋州调声。 编者为儋州本土作家李焕才。

李焕才介绍,2006年,儋州调声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使他看到了儋州调声的生命力,儋州调声广泛地存在于群众和生活中,涉及到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几乎人人都会唱,在任何地方任

什么时候都可以唱。儋州山歌的体式整齐,像七绝诗,七字四句,讲究平仄,又讲究押韵,唱起来舒畅流利,韵律优美,节奏感强。郭沫若先生曾说:儋州山歌不亚于唐诗。儋州调声每一首都完整的民歌,都有独立的

词和曲,只是在歌词的某段中,故意留下一句空白,以便在演唱过程中根据情景和对方歌词表达的意思,有针对性地即兴嵌入一句山歌词,和对方进行对答。调声演唱其实就是集体对歌,边歌边舞中对歌。

王卓森、邓天庆:渔家甜甜叫卖声

《临高哩哩美渔歌经典选本》内容分五部分:情爱篇、劝世篇、劳动篇、习俗篇、赞美篇、祭祀篇、说孝篇,由作家王卓森、邓天庆编辑整理。

据考证,“哩哩美”渔歌起源于南宋绍兴年间,当时的临高县令谢渥,体恤民众,重视渔业,渔业生产连年丰收,渔村处处回荡着渔姑卖鱼的甜甜的叫卖声。据专家考证,

渔姑的叫卖声成了“哩哩美”渔歌的最初旋律,后来,渔民在生活和劳动中,如赶海、织网、婚嫁等,仍以该旋律为音乐主题,并不断完善,形成了优美动听的“哩哩美”渔歌调。

电影《南海风云》的主题曲《西沙,我可爱的家乡》和电影《海霞》的插曲《渔家姑娘在海边》,皆有优美的旋律,两者采用的音乐元素就是“哩哩美”渔歌。临高“哩哩美”渔歌

旋律波浪般跌宕起伏,意境大海般辽阔悠远,主要以口耳相传的方式流传于世,歌手演唱时根据需要加入衬词、语气词、叹词等。2010年“哩哩美”渔歌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据王卓森介绍,这次经典选本是他和邓天庆多年来深入到临高调楼镇,新盈镇等渔港小镇,深入到渔家采风编撰而成,收录了“哩哩美”

最为经典,广为传唱的歌曲。

邓天庆介绍,“哩哩美”渔歌是渔家男女老少生产生活中所吟唱的歌谣,汉子撒网捕鱼情不自禁地开口来一段,渔姑补网,都哼唱“哩哩美”解除疲劳,男女年轻人常以“哩哩美”调情。闲暇时,男女青年各坐一边,进行对歌,看谁编得快,对得妙,以分胜负。渔村节日,更是人如潮,歌如海。

《海南民歌精选系列》:

跪饮文化的母乳

■ 孔见

人外在的生活,倘若没有没人忘川之水,作为事态兴许会被记录下来,编入方志野史,为后世所传闻;但他们内心的生活,经历崎岖坎坷、峰回路转之后,被激发起来又挥之不去、刻骨铭心的情感,只能通过脱口而出的咏唱加以宣泄与抒发,并在天空遥远的回响里,让心灵回归于平静与澄明。对于经历了人世太多沧桑的人,你可以把他扔进牢狱,却不能够阻止他歌唱。发自内心的咏叹是生命不可窒息的呼吸,而对于和歌者有着相近遭遇的人来说,传唱便成为抚慰心灵的方药。与方志和野史不同,民歌记录的是一个地方心灵的真实,洋溢着生命的渴望,又蕴含着对命运的体谅,是相当有效的和解剂,具有极强的慰藉力。它是地方文化土壤里的有机成分,或者说是地方文化生态中最基础的部分,氤氲着浓郁的地气,参天的大树就是从中获得滋养,才成就其荣茂的姿态和高迈的气象。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人来说,民歌是他们精神生活的一种方式,是文化上的母乳,在某种程度上奠定了他们情感的基调,并长久影响着他们对生活经验的整合与转化,以及面对命运各种可能性时的抉择,进而参与

到灵魂塑造与人格建构的过程中来。在琼南民歌苍凉旋律中成长的本人,可以作为这种判断的一个举证。民歌又像是一条蜿蜒的河流,古往今来,迂回婉转,跌宕起伏,汇聚着无数无名氏荡气回肠的和声,浇灌人们内心饥渴而荒芜的土壤,并在深夜里抚慰着那些无告的灵魂,让生活中发生的一切变得可以接受,甚至欢欣鼓舞起来。

民歌在海南话中被称为土歌、山歌、渔歌等。记忆中,海南岛辽阔的天空下,到处都回荡着唉唉呀呀的旋律,和呢呢啾啾的口语相映成趣,是人们日常交流的方式。尤其是人群密集的地方,说话已经没有人听了,只能扯开喉咙放声歌唱。有的地方,不善咏唱的人,要娶上中意的媳妇十分困难。从掌握的资料来看,海南岛各个地方、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歌,只是到了近世,琼北地区由于琼剧的兴盛,民歌腔音渐渐低落下来,不再为后人所传唱。而在黎族地区、琼南地区和岛西北一



带,民歌像迎风飘扬的芒草,在苍茫的乡野间保持着强劲的生命力。各种节日庆典与忌日里,都有民歌的旋律响起。今天,黎族民歌、崖州民歌、儋州调声与山歌、临高渔歌“哩哩美”,

成为海南民歌的四大主流。黎族民歌和儋州民歌属于山歌的类型,声调较为陡峭;临高“哩哩美”属于渔歌,声调清亮而明快;崖州民歌则流行于山海之间的平原地带,调声显得深沉、舒缓而感伤,如泣如诉。它们彼此风格不同,但神韵与意味俱足。儋州调声的旋律,会让人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跳起欢快的迪斯科;但崖州民歌的咏叹,会把人唱趴在尘埃里爬不起来。四大主流民歌至今都拥有着大量的咏唱者和爱好者,是海南岛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四朵娇艳的奇葩。其中蕴含着岛民宽仁厚厚的德性、开通明达的智慧与流光溢彩的想象力。

民歌属于口头文学,口耳相传,但也有地方文人对之进行记录、整理、传抄,甚至进行创作、改编,形成民间歌本,在坊间流传。一个时期以来,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四种民歌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抢救与保护,有的地

方还编辑出版了不少的卷本。迨至今日,民间自行印刷与政府部门资助出版的歌本,数量已相当可观。然而,这些歌本普遍使用的是方言,里面充斥着假借和谐音的别字,外人几乎无法卒读,在现代汉语言体系里难以流通,只供当地人自唱自和,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有感于此,海南作家协会组织队伍,对这份珍贵的人文资产进行整合提炼,让其能够登上大雅之堂,为其他地区 and 语言体系的人们所认识与接受,从而释放出它内在的光华。当然,这种整理和提炼,对于当地方言与普通话的通兑转化,疏浚某些文化阻滞与隔阂,必定起到不可忽略的作用,近似于内湖与外海的沟通。此外,也为地方文化的研究,提供相对可靠的参证文本。

此次选定参与编辑整理的,都是在四大主流民歌区域里具有相当代表性的作家。在某种程度上,他们都是所属方言区的文化代言人,深具人文情怀,以继承与光大本土文化为己任。我们希望通过这次系统的整理,让人们更加充分地认识到海南岛文化植被的深厚,以及在难以自弃的天生丽质,并从中得到滋养与熏沐。同时也希望这项工作,能够对海南四大民歌的传扬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激荡起澎湃而璀璨的浪花。

点击

21世纪海上丝路诗歌峰会临高举行
国内外诗人共同探讨
新语境下的海洋诗歌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当我在纸上写下:海南远方的三角梅就开了高大的叶树林,就在晨光中频频招手” “凡在白天人海口的船只都肯接受阳光指定的泊位一入海口,腋窝间的温婉吐纳着海南的气味”。

…… 一首首优美的诗篇令人陶醉,一场场中外诗词文化交流碰撞出的火花令人深思。5月17日至20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诗歌峰会在“中国诗词之乡”临高举行,汇聚了国内诗人、翻译家、评论家、学者等和法国、俄罗斯、澳大利亚、韩国、意大利、捷克、丹麦、智利、越南、阿根廷等十余个国家多种文化背景的众多国际诗人,共同探讨全球化语境下的新时代诗歌的发展,以及当代海洋诗歌的独特魅力和重要价值。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本身就是一首诗,一首大诗,一首壮丽的史诗。”《诗刊》副主编李少君说,来到临高,感受到了浓郁的诗歌文化。临高是一座海边城市,海洋渔业产业发展飞快,他认为,“海洋是各国经贸文化交流的天然纽带,世界正在加速进入海洋世纪。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当代诗人应该积极参与,投身其中。”

实际上,临高的诗词文化源远流长,南宋时期,创办临高第一间学校——茉莉轩书院的临高县令谢渥,曾聘请谪官胡铨到茉莉轩讲学,培养出了临高历史上的首位举人戴定实。至明清时期,临高共有27人中举,1人中进士,包括王佐、刘大霖等先贤,营造了临高浓郁的人文风气和诗词氛围。

此后的临高人秉承先贤遗风,与诗结缘,学习先贤诗词歌赋,吟诗写诗蔚然成风,包括临高人喜欢的渔歌“哩哩美”和人偶戏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都同样浸润着诗词的灵气。“在这样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举办诗歌峰会,能让各国诗人感受古典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结合,也有利于促进海南诗歌的发展。”李少君认为。

广东岭南师范大学教授、诗人张德明表示,随着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构想的提出,以海洋为空间背景,展示人类生存状况和精神世界的诗歌将不断增多。

海上丝绸之路也称为陶瓷之路、香料之路,也是文化传递的路线。张德明认为,随着海洋这一地理空间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日益凸显,以海洋为纽带而展开的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将会被更多人重视,这也将促使诗人们对历史悠久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重新审视与打量,由此,以海洋为咏史切入点而生成的海洋诗歌将大量增加。

另一方面,他认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也可以看做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海洋这一共同家园的庇护下而展开的整治、经济和文化交流活动,这将催生一批又一批体现家园意识、生态意识、能源意识的海洋诗歌诞生,而这些诗歌的创作反之也从艺术层面上强化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意识。

以风声为诗,以海声为歌,中国作协创研部评论家李壮则表示,诗歌之间的情感是可以互通的,本次峰会的诗歌座谈会较为全面地梳理了海洋诗歌的历史成就,不难发现,国外的诗歌对于海洋的描写与赞颂不计其数,但在国内,真正书写海洋的诗歌并不多。“即便是‘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绝唱,所抒发的主要是思念亲人的感情,而非是对大海的感情。”李壮认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与海洋诗歌的创作是一个相互促进、相互凸显的关系,两者的相互碰撞会为诗歌的创作提供新的视野和契机,希望广大中外诗人能认清文化的力量,努力使海洋成为民族集体文化记忆的一部分,增加民众对海洋的归属感。

作为此次参会的外国友人,雪莲是意大利汉学家、翻译家、作家,操着一口流利中文的她与海南有着不解之缘。雪莲的作品有诸多涉及到中国民族文化,为此她需要不断地探寻线索,发现灵感。2004年1月,初到海南的她就感受到了海南黎族村寨的独特黎族文化,并为“鹿回头”的故事所感染。当时,有诗人为她写下“雪莲鹿缘”藏头诗《海南情》,自此她与海南的缘分更加密不可分。在她看来,海南可以用于诗歌创作的元素非常丰富,需要不断探索发现。

俄文插图版《道德经》
在莫斯科发布

由中国书法家赵学礼、俄罗斯画家科组霍夫、翻译家孔德拉绍娃合作完成的俄文插图版《道德经》新书发布会16日在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举行。

该书的发布也标志着由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与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中友协等十余家单位联合举办的“文学月”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本月16日至31日,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将举办作家高莽追思会、“品读中国”文学翻译奖颁奖典礼和电影展映等11场活动。

(据人民日报)